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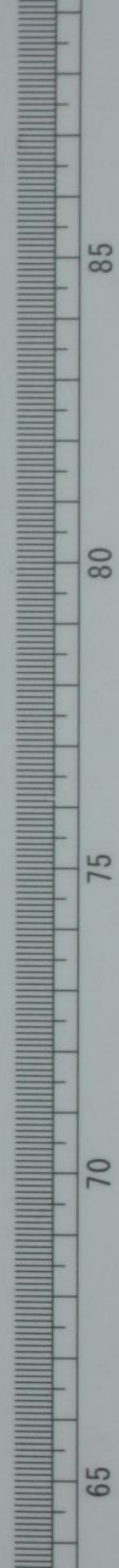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二編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3



文庫II
A1695
3

明治十七年新年鐫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近世偉人傳



近世偉人傳

三條明義序

蒲生重章

五七作人作

三作本公是

生民本

頤頤

色

五七作人作

三作本公是

二

生民本

近世偉人傳 三條村公是居 二 清生氏本

明治丁丑冬日為

青天白日樓主人為

梨堂



題辭



淡書作文果何用。補于世道
人心耳。此意能去果為誰。
交遊中獨子闡氏。子嘗天質
剛且淳。世百為事。視必吾生。

近世偉人傳 頁三 三 補生氏本

一。意研究夜繼晷。廿年著述
殆若牙。近者編年偉人傳。縱
橫筆。更加錫煉。闡幽微。顯
是丹青。勸懲之事。篇。見
世間。多。限。著。士。徒。勅。輒。荒。唐。

亂。紫。朱。其。甚。者。則。匪。為。教。看
見。虫。氓。被。欺。誣。子。閻。吾。生
子。以。道。自。任。真。良。士。更。有。救
禁。極。溺。文。子。述。作。奚。止
此。

明治十年天長節於停雲詩
有之夕陽佳處。

湖山野志原存題



近世偉人傳

題近世偉人傳

友人蒲生子閣挂冠之後讀書滿
學以名教自任頃者寄新著徵余題
言凡近世忠臣孝子節婦義傑
細羅無遺夫事雖偉矣文非其
文不顯文雖工矣人非其人傳斯
人而有斯文而紀斯事余知
此書之出戶誦家讀頑夫廉懦夫
有立志所謂裨補於吾道人心者

非歟。子園嚮與余同僚。其為人質直而好義。談及名分。順達之事。慷慨扼腕。感極而泣。余所親睹也。於是乎題。

明治丁丑菊有黃華之日

居士候撰并書



網亭曰初編刻成星之華族有馬君々示之清人王泰園々々賦是詩見貽呼余未嘗識其人又未嘗徵其詩而獲此佳篇可謂奇過矣哉

羨君信史紀當年
潛德幽光萃一編
司馬文章董狐筆
偉人多藉偉人傳
時在丁丑季冬

浙東泰園王治本



世傳八傳 頃辛 王治本 辛



近世偉人傳

頁七

清生氏本



青
天
白
日
揚
眉
為
誓
國
壯
節
貞
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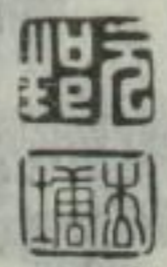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是辭

清生氏本

顯晦由來皆有命，蓋
 棺論定竟如何，看君
 史眼明如炬，燭取英豪
 入圖羅

松塘元好揮題



近世偉人傳二編弁言
 吉備愛國之士阪谷素評近世偉人傳前編又評其
 後編慨然嘆曰前年王政復古之故今年薩賊平定
 之由其在乎此也哉有客怪問曰二大業皆不以明
 天子威德之盛哉曰然不以諸將校智勇哉曰然不
 以兵制得宜操練能熟哉曰然不以汽船電信應機
 銳砲器械精良哉曰然々而歸其由於區々此前後
 編何哉曰嗚呼有大焉者曰何素肅然曰名義是也
 名義之大且重也國以此立焉交際戰鬪以此開焉
 是立君共和諸國之所同也况於開闢一系之帝國

綱亭曰名
 義是也一
 句動甚筆
 如斷鍊

近世偉人傳
 卷之二
 弁言

綱亭曰廣
嗣稱兵向
闕而日本
史不救之
夜臣傳其
見卓矣故
允論古今
英雄不以
其形跡而
以其情實
則無冤也
南豐曰歷
舉又者而

乎。夫一系君統之貫。闔國腦底。開闢至今。豈特可數
之二千五百三十有餘年哉。與國俱生。與人同育。非
此無名義矣。非此無國又無人矣。萬古顯然。揭逆名
者。唯平將門。而口實在其自為皇族焉。又且稱親王
不稱天皇焉。忠憤慷慨。如藤原廣嗣。以兇器暴舉。自
屈而死焉。姦雄如足利高氏。亦非假名北朝。則不能
為一事焉。何則。苟為我人民者。雖憤怨暴怒。自忘失
其頭腦。小間有觸焉。顧其名義。輒頭蓋之底。藹然而
動。勃然而發者。奮前邁往。不可歇抑也。武門弄權七
百年。德川氏為最盛矣。人民忘有天朝亦久矣。一旦

不及賴朝
泰時何也
若曰賴朝
泰時非及
則亦成敗
論人之見
而已

有觸焉。其藹然勃然者。紛起競發。至畫工僧侶婦女
僕隸。裂肝碎首。手足異處。而不顧。如此前後編所載
是也。人心至此。即天也。德川氏豈得不還大政。遺賊
豈得不就降伏。而諸藩諸士。致力固其分。豈得矜其
功哉。素嘗曰。德川氏三百年撫民。亦長矣。然而亦唯
開闢中小部分而已。譬猶魚之在水中。水可忘也。不
可離也。近日薩賊之起也。一呼蓬々二萬人。六百年
頑犷之民。率以桀驁之將。為之魁首者。又夙負海內
重望。而時則德化未洽。人溺舊習。抱憤於外交。訴怨
於租稅。加以海內士族之怏々。若使此變在外邦。所

論世
論人
論事
論理
論法
論義
論德
論行
論學
論道
論術
論藝
論文
論詩
論書
論畫
論樂
論醫
論農
論工
論商
論兵
論法
論刑
論政
論教
論學
論道
論術
論藝
論文
論詩
論書
論畫
論樂
論醫
論農
論工
論商
論兵
論法
論刑
論政
論教

謂智勇將校精練兵隊者。橫暴不奉命。而揭竿嘯聚者。所在雲興。夫用器者。人也。人而如此。則汽船電信。銃砲器械。盡資敵用。所謂精良者。適足自害而已。然而激戰二十有餘旬。海內不動。又且奮起敵愾。間有一二凶徒。隨即殄滅。是何以然也。亦唯開闢以還。貫腦底為名義之主者。使然而已矣。亦唯觸事藹然勃然者。紛起競發。至畫工僧侶婦女僕隸。皆裂肝碎首。而不顧。如此前後編所載者。為之基而已矣。嗚呼。薩賊何者。亦育於此名義中焉。又嘗藹然勃然。輔復古之業焉。而驕憤負功。敢提兇器。逞欺誣。較是非於朝

南豐曰。功
身必危故
辭彭道臨
義經走死
何獨怪於
西鄉哉先
生祗應言
雖西鄉之
勇武以抗
王師故敗
死以徵名
義之不可
犯而已其
他不必論

廷。天理名義。一朝兩失。而不辨國體之殊。自進欲攫大權。矣矣。其殲滅傳臭於後世。不亦宜哉。客曰。善。抑世所謂卑屈奴隸之心。固結腦底。而不可醫之弊。恐亦在乎此。曰。國各有體。不論其體。而欲一其理。是求松以竹用。責山以水利也。其自為奴隸於陋說。亦甚矣。夫萬國比較。多數在立君。何也。共和合眾。而必置首領。何也。共和國賢哲。而有取立君。世襲。以選立為非者。何也。人無忠厚之心。木石而已。禽獸而已。心有主而後能忠厚。國可保。民可護。是天下之通義也。是世襲立君之所以為通義也。義在世襲立君。則其最

近世偉人傳 卷九 南豐曰 功身必危故 辭彭道臨 義經走死 何獨怪於 西鄉哉先 生祗應言 雖西鄉之 勇武以抗 王師故敗 死以徵名 義之不可 犯而已其 他不必論

在開闢一系。亦明矣。所謂卑屈奴隸心者。在氣力風習。不在立君共和之別也。不然。則獨逸英吉利。何以免卑屈奴隸之誚。素斷知我國小事雜。而公然卓立於東洋者。以有一系名義之為主矣。若漫然輕薄。慕共和。失所自立。則必無國。必卑屈為奴隸而已。然則民權者非歟。曰。吁。嗟。何不思之甚也。一系者。君統也。而闔國之所公有也。君固不得私之。君守此統。保此民者。也。私之則無民。無民則無統。又何有君。又何有此前後編義烈之人哉。所可憂者。特渙然無統紀之民權而已。其公正而明名義者。是愛國之大者。豈可

南豐曰以君統為公有物何等識見

南豐曰君權相推而相推振相推衰而士權興士權廢而民權立嗚呼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拒要亦從自為之所耳

不崇重哉。要之。君權之立。唯在公正。民權之立。亦唯在公正。民權不立。則君權崩。君權不立。則民權亂。相偏私而自為立者。妄也已。夫國勢漸移。而士權生。士特民之在上者也。君姑託之為政。是武門七百年之體也。人智漸開。天將廢士歸民。德川氏退矣。薩賊殲矣。皆所以表一系名義也。所以重人民權利也。嗚呼。國憲確立。貫萬世而震耀宇內者。其豈不審其道可乎哉。然而世自有其人。素也。何與知焉。請但俟偉人傳之更出。續々評之。客去。會有弁言之囑。書以塞責云。明治十年十一月。朗廬阪谷素撰。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七 清室與

朗廬曰純
繆規正謹
拜賜為字
姑作出開
關中々字
作以來後
一條訂正
俟他日

南豐曰。高論雄辯。筆力亦健。真鉅匠之作也。
又曰。篇中文字有似欠妥當處。若口實在其自為
皇族。開辟中小部分而已。薩賊何者。相偏私而自
為立之類。頗覺難解。
網亭曰。金聖嘆評歐陽公縱囚論曰。此論有刀斧
氣。橫斫豎斫。畧無少恕。余於此篇亦云。拙著獲此
雄篇大作。頓生許多關係。許多光彩。欽荷々々。

明廬曰突
如來如妙

有為塾記錄以代自序

蠕々乎食米。飲水。蠶々乎衣。煖居。安跂々乎去來。於
康衢而生。不稱歿。無聞者。是行尸走肉耳。雖則曰之
米中蠹亦可也。夫人生為萬物之長。而不免乎為行
尸走肉。米中蠹。豈非可愧之甚耶。故有志者。宜必有
為也。孟軻氏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軼。而不及
泉。猶為棄井也。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嗚
呼。是吾之所以名吾塾也。凡遊吾塾者。其慎志之。雖
然。世道日下。士之志於斯道者鮮矣。癸亥以來。遊吾
塾者。指不勝屈。而能卓然有為者。蓋寥寥矣。此無他。

又曰鎖得
有力

又曰比々
皆是可發
長大息

九已代自序
十一
補注

又曰有味

以得失榮辱之交。亂其內也。豈不悲哉。夫方揚墨之盛行也。比之洪水猛獸。而奮然拒之者。孟軻氏而已。方釋老之橫行也。比之毒藥鴆酒。而悍然闕之者。韓愈氏而已。處乎後之世。變而卓然不惑者。其誰歟。嗚呼。然而向之紛々然趨之者。所謂無所不為者也。如是則雖喋々日講讀經史。與夫蠕々蠢々跂々蟲獸。亦何擇焉。嗚呼。士不學則已。苟學道而不免乎為行尸走肉。米中蠹。豈非可悲哉。豈非可惜哉。請與遊。吾塾諸子勉之。

坂谷朗廬曰。有為二字。表的明白。西洋所謂勉強

耐忍。亦唯為此而已。善哉。名其塾。

大橋陶庵曰。吾友蒲生子闇。名其塾曰有為。蓋有深旨焉。其說以孟韓二氏證之。則其志在衛正道。闢邪說。可知也。彼西洋所謂勉強耐忍。則其所歸唯利耳。豈可同日而語哉。明治十年十一月識。川田甕江曰。一氣呵成。筆力扛鼎。蓋作者心地光明。無些暗昧處。故其文亦光明俊偉。可喜可誦。試擬以清儒。則徐枋居易堂集。其庶幾焉乎。虎年二月中浣識。

龜谷省軒曰。子闇所自任。此篇可以見矣。

九已代目子
蒲生氏

小永井小舟曰。揭有為二字。以示塾子。簡而盡矣。猶愈於十數條學規。

信夫恕軒曰。有為二字。一篇骨子。而吾人奉可以周旋者。亦在于此矣。蓋子闇早抱有為之才。振有為之筆。既籍々乎藝苑。而今亦望之於及門諸子。其用意可謂厚矣。

佐田白茅曰。起手短刀直入。把惛漢蕩子。鞭打捩倒。不留餘力。激勵後進。當如是。

岡田后得曰。吾輩頂門一鍼。讀之安得不勉。

柳田泉文庫

近世偉人傳二編例言

一初編刻既成。頌之同好。同好欣賞。或寄書促二編之刻。余因就先生亂稿中。急遽摺據。又得一百餘篇。乃先整頓二十七篇。以付剞劂。氏銀根魯魚。或有不免純繆者。讀者若賜指摘。則幸甚。

一二編義例。一同初篇。故今不復贅焉。

一天下之大。海內之廣。偉行奇節之士。豈一人獨力之所能傳哉。其必有崑居川觀。埋沒不顯。坎軻貧窶。沈淪不錄者。吾深憾焉。若有紀潛德幽光。遺賢軼事。而致焉者。先生將復立之傳。收諸三編四編。

此吾儕所望於江湖諸考也。

一偉人事業遠者二三世。近者四五十年。遺澤未斬。

餘烈在目。固可以觀而感。聞而奮焉。雖然歲月逾

邁。事蹟日泯。此先生之所以有偉人傳著。而吾儕

之所以汲々乎二編三編也。

一其人既偉矣。其事既奇矣。而其文亦自雋雅矣。余

竊稱為三絕。讀此編者。鑒于其人。而省于其事。而

誦于其文。則庶幾乎知吾言之不誣矣。

明治十年鞠有黃花月。

東京 受業長密 皞謹識

近世偉人傳二編目錄

上卷

梁川星巖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真水保臣傳 同上

辻元崧庵傳 據佐藤一齋撰碑文并口碑 安道湯川先生傳

村松七士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白賁子傳

松岡萬傳 據靜岡伊東梅溪話 松島剛藏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八尾正朋傳 同上 富永伴意傳 據寫本窓乃壽佐美

三好監物傳 據太政官日誌并口碑 依田佐助傳 據寫本窓乃壽佐美

下卷

高杉晉作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龍尾先生傳 據安積長齋文并淺田宗伯撰碑文

皆天先生傳

塙保己一傳

塙山崎成義撰和文傳并口碑

山田亦助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吉田直人傳

同上

鱸孟陽傳

勝野森之助傳

小野侗翁為余說

信海正慎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貞曉

傳

據寫水窓乃壽佐美井口碑

片桐義卿傳

據義卿日記并第篤紀事

義僕市兵衛傳

據寫水窓乃壽佐美井口碑

賢婦某氏傳

同上

龍袋

傳

據伴蒿溪和文傳并口碑

佐倉宗五郎傳

據佐倉士人某所紀實錄并門生市川義敏紀事坊間寫本

右通計三十四人



近世偉人傳二編卷之上

梁川星巖傳

東京不蒲生重章

子闇著

一字無象初名卯字伯免稱新十郎星巖其号詩禪

天谷百峯老龍庵皆其別号也年甫七歲受句讀於

其鄉花溪寺大隨和尚十二歲喪父母悲哀殆廢寢

食鄉黨稱其孝年至十五慨然有四方志付家政於

弟東游江戶從古賀精里山本北山學晚折衷於王

陽明劉念臺又出入乎邵康節陳白沙學德大進識

教堂曰山
本北山尊
奉清毛奇
齡學

近世偉人傳

二編

卷上

見高遠嗜詩如命其婦景婉亦解吟夫妻相携歷游四方適意輒留滯無旬彌月興盡廼去天保甲午冬賃廢地數畝于江戶玉池結茅屋以閱詩社曰玉池吟社生後日進弘化乙巳夏忽售其屋將西歸人問其故不言強叩之乃曰江都民物富庶人口且五百萬食率人日米五合則一月之用不下七十萬石而其米多海運所輸聞近者英夷猖獗動寇于諸邦見其可取者輒奪而據之若西消之香港舟山亦已為之有彼貧婪罔饜又安知不朶頤於我一旦連巨艦列大礮以闕闢於房相之間縱不得衝突海運之利

南豐曰作詩而不補世道人心雖巧美以為

豈得如今日則五百萬之生靈饑餓在旦夕吾以老羸遲々於此間則能不填死于溝中乎故將去此而歸故山托踪雲霞滅景林壑冥然與此世相忘也遂去其詩取材於漢魏運以唐宋明清諸家之長古雅清竒雖險韻難題如常尋不經思者而皆剡目鉢心一詩不苟作一字不苟下備有淵源矣而寄托深婉要皆期乎裨補世道人心賴山陽一見歎服而管茶山廣瀨澹窓皆倒屣待之其初開業于玉池赤貧如洗而夫妻唱和淡如也名聲日籍有名詩家如詩佛五山皆下入二流嘉永安政間夷艦屢來幕府多失

近世韓人轉
二編上
蕭生氏

近世詩人傳 卷之十一 二 潘世榮

政星巖憂之。往々見乎詩章。戊午秋。閣老問部某。守奉幕命。上京師。將捕縛唱尊攘諸子。星巖竊慨嘆。作詩廿五首。以譏切時弊。既而罹疾。是秋九月二日。遂歿。後及勤王諸子就縛。幕吏謂星巖為其巨魁也。數其罪。收妻景婉而下獄。既而見釋。星巖為人清羸。仙風道骨。人一見知其為偉人。性恬澹。有高趣。棲遲于京城東北鴨川上。扁其室曰鴨沂小隱。焚香讀書。與世抹撥優游。自得。有古逸民之風。其門多名流。大沼枕山。遠山雲如小野湖。山鱸松塘岡本。黃石森春。濤江馬天江諸子。嗚于天下。皆奉其衣鉢云。

朗廬曰寫神

又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善諷子曰。余讀星翁遺稿。觀其畫像。眉目清秀。鬚髯。髣髴如神人。其詩高逸。有仙氣。可以知其所養焉。詩家奉以為泰斗。蓋非偶然也。

坂谷朗廬曰。賴山陽翁眼蔑一世。而於詩則獨推先生。而先生亦有力乎山陽詩。先生嘗曰。成余名者子成。成子成詩者。余不為無功。蓋文而山陽詩。而先生是文政而下公論矣。至二先生皆俱慷慨乎。皇室則詩文本源所存。亦可知也。

鷺津毅堂曰。余負笈東來。星翁既西歸。未嘗有一面識。癸丑之冬。翁托薩藩士鮫島正久。突然見惠。

近世詩人傳 卷之十一 二 潘世榮

書鳴乎余之於翁。非文字之交。而慷慨意氣相投者也。今正公與星翁墓木俱拱矣。追憶往事。愴然者久之。

綱亭曰星翁剪髮事最奇余別有紀事一篇

小野湖山曰。星翁余所師事。故略知其平生。此篇未盡。備後五子士憲曾作翁年譜。未行于世。可惜。岡田后得曰。聞星翁少時在山本北山塾。放蕩不羈。負債數十圓。不能償焉。債主督責太急。而翁無策所出。乃自剪髮為僧云。用詩禪之号。豈在于斯時耶。

真木保臣傳

真木保臣者。筑後水田菅公祠祝。號紫灘。稱和泉。益水田菅公祠祝。例任和泉守。故襲之。為人慷慨尚氣節。夙慕會澤正志。為人遂如水戶學焉。既而歸鄉論時事。被譴責。潛居於其弟信臣稱慶太家。戊午春。幕府閣老堀田正篤上京師。請開互市。保臣聞之大憤。慨乃竊上封事於三條內大臣。實萬當是之時。天下之士往往言事。廷臣獲罪於幕府。獨保臣之封事。不暴于世。而免焉。保臣又作迅速錄。天祐錄。二編。托平野國臣。呈島津和泉。時文久元年也。明年壬戌。薩藩士

朗廬曰小一快人

大以保利通自京師歸路經筑後保臣乃見之事寢
覺藩議將禁錮之保臣乃拉次子弦菊四及門人吉
武某勸附浦上某譙三人携小鏡提白刃逃亡將
如薩摩其弟信臣拉次子某先保臣逃亡途上自料
不免乃屠腹保臣既入薩無幾何島津和泉上京師
天下之士聞之多集于浪華謁和泉謀義舉和泉制
其粗暴輕舉將徐掃幕吏恢復皇室而義徒翹然
皆勇於舉事田中某河內欲襲九條氏久坂玄瑞等
欲攻所司代酒井氏柴山某薩次郎橋口某薩士助
等則別建策曰急襲相國寺以解粟田宮之幽閉幕

朗廬曰暴
突而數語

可以觀當
時人情

南豐曰真
本和泉鎮
西之雄也
宜乎其為
眾士所推
服使際會
風雲大行
其志則其
所成就未
可得而測
也

吏之抗拒者便擊殲之乃奉粟田宮而參朝請命和
泉膺懲之詔則天下之大事一朝而成眾皆然之保
臣適至亦從此議柴山橋口二子與富田通信佐土原藩
士議曰同盟諸子皆不乏於將帥才而真木氏其尤
者凡成大事不立首領眾不知所適從宜推一人為
首領今真木氏真其人也諸君若有異見則請今夕
言之自明日凡事無大小悉取決於真木氏敢違者
以軍法論之既而至伏見薩藩諸士諫其過激敗事
保臣等弗聽柴山橋口等遂被殺於伏見客舍保臣
富田等各押送其國而幽囚焉明年文久癸亥釋其

近世鞏人傳 二編 五 蒲生

幽囚。命上京。中務大輔有馬慶賴數召保臣。退侍臣而密議。保臣曰。夫薩藩義舉之嚆矢。而我晴雲夫人之鄉國也。故勤王之事。宜與之謀。慶賴乃使保臣如薩。保臣既歸。則諛簧喧騰。復被幽囚。當此之時。中山公忠光在長門。聞之。遣使救之。適長津和野二藩使亦至。請解囚。又有朝旨赦之。慶賴遂赦而送之。長門。保臣既被赦。自長門入京師。公卿貴戚皆禮遇之。保臣感激益盡力於王事。會大和行幸。之救出。將駐蹕於函嶺。問幕府之罪。既而議止。毛利氏蒙譴。三條某々等七卿西奔。保臣隨行。常參帷幄。長兵之入。

胡廬曰百折不撓。而後止奇士々々

京也。保臣變姓名稱濱忠太郎。與久坂玄瑞等俱據天王山。粟屋良臣等亦聞而投之。來島政久等據天龍寺。將攻松平容保於京師。保臣等止之。弗聽。乃遂出兵。應之戰。敗玄瑞死之。保臣等終自及于天王山。時年五十二。實甲子秋七月某日也。初保臣讀會澤正志所著新論。至其曰。苟自非有豪傑奮起以亮天功。則天地亦將為胡羯腥膻所誣。罔然後已矣。慨然奮激。乃遂以身殉天地。自誓云。善諷子曰。保臣與吾堂兄佐々耕庵相友善。而其以身殉天地者。亦畧相同。甚矣。保臣之自誓者。有似於

吾堂兄也。堂兄臨刑賦詩。有我身縱作豎上肉。正氣長留天地間之句。嗚乎。二人之正氣在乎天地間者。凜々如秋霜。千載不磨滅。死亦何傷。而余作保臣傳。不覺涕淚之隕也。

又曰。余聞之修齋渡邊翁曰。保臣脫國之春。咏歌曰。梅花安多良盛波。過爾計里。東男乃首斬奴間爾。其激烈如此。

鷲津毅堂曰。癸亥之歲。龜山藩黑田勘一受和泉託。來于東。勸余入京。有故不果。勘一慷慨尚義。遂亦死。非命。惟和泉為國。勘一為藩。今錄其姓名於

此。以竅異日善諷子搜羅其遺事立之傳。

坂谷朗廬曰。余自初好開港。曰。非開港不可以尊王愛國也。而又好攘夷之人。曰。卑屈如幕府。不足與謀。唯慷慨直氣不撓者。可以開港尊王也。讀此傳。豈得不慨然哉。

元田南豐曰。壬戌義舉。蓋恢復之好機會也。京師空虛。而幕吏慢兵備。使當時廷臣有若藤房者。輔翼皇猷。斷然襲元私故事。而薩人亦不敢反覆。則一戰可以斃德川氏。維新之績。不待明治而見也。豈不惜乎。

又曰。余方閱此傳。忽獲新報云。西鄉桐野等戰死。西南盡平。余不覺拍案呼曰。吁。有是哉。蓋慶朝廷戡亂之績。而又深為國家惜英雄之不得良死也。因慨然仰天者久之。明治十年九月廿四日識於東京小川街寓居。

此以新報與日善屬于魁。其盡事立之執。

迂元崧庵名崧。字山松。號冬嶺。家世以醫仕林田侯。崧庵幼喪父母。長受業於多紀藍溪。藍溪歿。學於其子櫟。業成。卜居於江戸下谷長者坊。乞治者日衆。輿恒填其門。屢恒盈其戶。名聲著滿都。天保八年。幕府命講書於醫學館。十二年冬十二月。賜謁。弘化四年春三月。擢充醫員。賜月俸三十口。夏四月。為待醫。叙法眼。嘉永二年。兼醫學提舉。安政元年。為執匕。叙法印。號為春院。四年春三月。罹疾歿。年八十有一。崧庵為人豪爽。容貌魁偉。耳毛毳々。然嘗學于山本北

翠巖曰此言頗挑洋醫苟有學有識者不必怒以其理固然也

朗廬曰快

又曰崧翁而可苦不勝里婦之多

又曰多情動人

山有學力。故善解仲景張氏之書。亦善運用其藥方。如竹皮大丸。方名世醫所未曾經驗。而崧庵用其方。屢愈篤疾云。平生惡異端。嘗療一貴人。其家窵。招洋醫崧庵。適至。醫輿在門。崧庵知其為洋醫。某即坐極口罵洋醫。曰彼無學。不知病因地異。吾聞西洋有地方病論。然則在我國。復當有日本病論。今舉療肉食。鬻虜之方。以施之我。穀食之人。是所謂為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如彼。可謂畜生醫者矣。醫在別房。隔壁聞之。戰栗而逃去。崧庵善詩。與大窪天民。菊池五山等。為文酒遊。不以塵累介於心。少時放蕩。遊北里狎妓。

櫻水者。賦詩云。觀音寺裡起疎鐘。舟底枕邊夢正濃。六曲屏風誰所畫。櫻花如雪擁山松。都下諸生一時傳誦。崧庵無子。義子裔庵先歿。以孫復庵承家。所著有詩若干卷。脚氣論一篇。余與復庵善。嘗借觀其遺書。

善諷子曰。吾少時寓長者坊。屢出入崧翁家。欽慕其風采。尋游甲陽。聞其訃。至作文祭之。後又遇其高弟赤松玄民。為余說其軼事。乃記以寓欽慕之意云。元田南豐曰。地方病論。不獨醫術然也。政治亦有之。長國家者。當察民病吏治。因地而異耳。

坂谷朗廬曰。余在古賀氏塾。夕友病熱。崧翁施治。魁偉之貌。磊落之談。今猶覺可敬畏也。又曰。今人一概抹却漢醫。而不知驗折漢醫長處。恐負西洋窮理法。

安道湯川先生傳

先生諱元亨。字不困。號幽谷。又綠筠堂。安道其通稱也。父柳南君多紀。櫟窓先生同胞弟。出繼湯川氏。舉二子。兄元文。有故廢退。先生以弟承家。年十八喪父。家道窘迫。先生奮然誓欲興家。大勵其業。乞治者常闕門。年二十二為舊幕府番醫。尋擢侍醫。叙法眼。歷仕文。恭。慎。德。溫。恭。三。公。為。天。璋。夫。人。執。七。門。戶。隆。赫。諸侯。篤疾多。請先生療之。當是之時。多紀蒞庭。迂元崧庵。醫名最著。而二翁療篤疾多。延先生議之。安政丙辰夏。一橋侯夫人某氏。患昏冒嘔吐。多紀迂元翁

翠巖口詩
之師家處
時光景宛
然在目

翠巖曰方
今豈復有
此絕技哉

等或用竹皮大丸千金半夏茯苓湯不瘥。先生一診曰：此血熱鬱蓄胃間之所致也。乃作小柴胡湯加生地黃犀角進之。嘔吐頓止。神氣清爽。間下惡臭黑血升餘。後作逍遙散加黃連生地黃調理數日。全愈。賞賜頗厚。菴庭翁亦貽書激獎之。小笠原侯嘗患支飲。四肢微腫。心下堅滿。喘悶不得卧。延菴庭翁。一診乃處木防已湯而歸。喘悶依然。乃又延先生。先生亦處木防已湯而歸。喘悶尚不差。又延崧庵。崧庵亦投木防已湯。唯用石膏比先生及菴庭翁稍少耳。侯乃嘆曰：處方之不舛。一如符節。三子皆海內良醫也。竟

甘心服先生所調木防已湯數貼而愈。水戶線教夫人有栖川懺仁親王之女也。慎德公養以嫁水戶侯。稟賦薄弱善病。其娠也侍臣皆危之。而先生療之。得分娩無恙。闔藩大悅。親王亦聞而大悅。咏歌以賜。裝飾偉麗。軸用紫檀。泥金描先生家章。其歌曰：以都與李可。阿津萬乃玖仁爾。壽羨馴天。湯川乃那可連。汲曾比佐志幾。烈公頗解醫事。亦深服先生之醫術。手書往々諮問藥案。稱湯川先生而不名。其醫術精妙。為王侯所推尊者如此。安政五年七月致仕。諧歌以自娛。號半醉閑人。然先生醫名素高。請治者尚麇集。

胡蘆曰自其術悟入其行獨得之妙可知也

又曰善銘

翠巖曰余亦師事先生識子聞醫學之深

先生無貴賤皆應其請竟不能得閑焉。明治七年七月罹疾。自知死期至。語家人曰。人之寓此世也。如電光之現空。瞥然而見。瞥然而滅。乃操筆書曰。稻妻也。也。美與里。出天也。美爾入留閣。筆迺瞑。享年六十有八。先生為人精悍。御家嚴肅。一家如朝廷。其治病亦甚嚴。臨機投藥。變化迅速。人不能測其端倪。故在庭翁為銘其藥籠。有免起鵲落寸圭。霍然之語。令息台南君亦善繼其遺業。請治者今猶不衰云。善諷子曰。余師事先生於長者坊者。殆乎十餘年矣。觀其療病。往々出于人意表。此雖則由乎醫學淵源

今發醫可惜也

朗廬曰吾兄高爨

翠巖曰余亦慨然

之深。蓋妙悟亦出于天性。其治驗藥案可傳者甚衆。余竊紀之。遂欲以斯道馳騁于當世。而世故變遷。異端橫行。頗愧與此輩奔波。以攫富貴。退然戢跡杜門。却掃專從事文學。不復業醫也。姚廣孝曰。方孝孺死。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嗚呼。余於先生及淮庭崧翁之漢醫道亦云悲夫。賴有台南君及淺田宗伯赤松玄民諸子。猶維持斯道。綿々不絕。如縷。余作先生傳。蓋不勝今昔之感。擲筆慨然者久之。就津教堂曰。古人有云。技進于道。如湯川安道翁。蓋其人歟。

近世偉人傳 二編 二

坂谷朗廬曰。迂元湯川二傳。是扁倉列傳之遺響。余輩不解其術者。何得與知焉。然嘗以為舊醫方將絕。宜著医史明其源流。吾兄知醫善文。修史館宜備開一課也。
田村翠巖曰。寫先生為人。僅々二三行。而先生精悍之色。宛然在目。非親炙先生久者。不能得摹寫如此之妙。

翠巖曰似
學吳指錄
五人傳筆
意
明廬曰姓
名今起然
後合叙有
作法

天正村松七士傳 三五平衣女初將不...

舊村松藩有七士焉。曰下野勘平。曰佐々耕庵。曰蒲生濟助。曰岡村定之丞。曰山崎弥平。曰中村勝右衛門。曰泉仙助。安政萬延間。勘平濟助憂乎幕府失政。夷狄猖獗。欲鼓舞闔藩士氣。以供於異日國家之用。與同志相議。更番會其家。以論尊攘報國之道。藩主聞之大悅。使近侍稻垣覺之丞。問其說。且屢諮家政。覺之丞亦遂與其盟。七士等勸藩主上京。藩主然之。乃先使耕庵仙助上京謀事。時元治元年三月也。二士既上京。與高杉晋作。真木保臣。川瀨太宰。粟屋良之

近世偉人傳 二編 二

助等交結。咨國事。四月下旬。耕庵如江戶。告藩主上國事情。且促其上京。然而老臣等不信耕庵言。遂不使藩主上京。耕庵乞再上京。不聽。命歸國。耕庵歸國。說老臣堀某右衛門三郎以尊攘大義。某不聽。遂忌之。仙助自長門還。亦告其事情。亦不聽。八月七士連署上書於藩主。其畧曰。臣等伏惟凡事係兩端者。不能兩全焉。故弃輕從重。此之謂權道。方今幕吏侮蔑天朝。其罪惡殆甚於北條氏。是以天下之士。不勝忠憤義慨。遂激成長門筑波之變。臣等竊觀天下之大勢。天下之大亂。不出乎三五年。方是時。錦旗不能指東。

朗廬曰名

入日卓見

又曰名義
知得
日失
星昭

則必成。群雄割據之世。豈因循姑息。不決方向。而送歲月之時哉。且夫天朝與幕府。孰輕孰重。不俟知者。而後知也。君侯宜速決志於勤王。一端邦之存亡。榮辱唯在于君侯之斷。不斷而已。書入不省。蓋姦臣壅蔽之也。慶應元年。濟助上書。藩主見而悅之。尊王之志益篤。老臣堀某等惡之。罪以蔑如幕府。禁錮其家。適聖護院親王家臣長谷川某進鉄之及大樂某太源郎。以事過村松。勘平等見之。於是乎姦臣嫌疑益甚。罷覺之。丞近侍。欲陷勘平。耕庵等搜索其過失。二士等素清議。無此過當。是時苟唱尊攘者。名為七士黨。

胡廬曰毒亦太甚

翠巖曰不自欺其是好男子

而擯斥之。初中山三郎左衛門。在七士黨中。後反覆媚姦臣。故衆怒絕。交云。二年冬十一月。遂禁銅耕庵。勘平定之丞。覺之丞。彌平。仙助六人。然誣無名。乃蜚語六人等。將傾主家鳩世子。而人無之信者。姦臣以為勝右衛門。非其黨而不疑。三年春。姦臣將置六人死地。勝右衛門自謂我獨免。則當何面目立天下乎。乃自訴而被囚。老臣堀某遣齋藤某。久七。前田某。又等於會津。以通姦謀。五月十九日。卒命勘平定之丞。覺之丞。彌平。勝右衛門五人。屠腹斬耕庵。仙助。會津姦臣。木村某。兵庫。土屋某。助鉄之。茅野某。助安之。等來莅

胡廬曰以下分叙歷々如西

胡廬曰自文歌來而實地親切更能感人

之。悉禁銅耕庵。勘平等子云。勘平名正誠。以武仕。食祿貳百石。狀貌白皙鬚髯甚美。臨刑咏國詩曰。身波苔乃下。爾朽登母。五月雨乃露。登波消。奴大和魂。時年四十三。耕庵名高達。本堀氏。出繼佐々氏。以醫仕。食俸六口。為人真率。短身高。頗好讀書。有器局。嗜酒。家無擔石儲。晏如也。其在獄也。亦泰然自如。賦詩曰。誤落賊手。屈斯膝。孑然孤囚。誰復恤。唯有浩然一氣。隨自是。鼎鑊甘如蜜。其臨刑詩曰。誓掃妖氛挽皇運。豈圖群醜逞兇頑。我身縱作豎。上肉正氣長留天。地間。時年四十六。濟助其弟。名重脩。以儒仕。食俸三

人字衍

胡廬曰春風解凍

人口亦短身。有學識。嘗書意見二卷。名曰愛謂篇。獻之藩主。藩主大嘉之。姦臣益忌之。定之丞名勝知。以武仕。食祿二百五十石。風姿閑雅。嫻乎禮節。音吐清朗。善唱歌謠。一坐傾耳。死時年三十四。彌平。名貞興。亦武人。食俸八口。善馭馬。死時年五十二。覺之丞。名重喬。亦武人。食祿百五十石。長身黎面。直而賢。勝右衛門。名政清。食俸八口。死時年五十。仙助。名正光。食俸三口。為人魁梧。死時年三十。二士皆武人。戊辰秋八月。官軍進取村松城。姦臣等要藩主而走。米澤。於是濟助及耕庵。勘平等子。皆得脫囚。濟助今改稱齊。

翠巖曰讀是傳則知與七士相對也

復氏堀在鄉教授生徒年五十二。

善諷子曰。嗚呼七士。吾舊相知也。而如耕庵濟助二

君。吾同宗之親。皆遇禍難。慘矣。然亦皆足以垂芳于

千古也。明治十年四月。撰傳乎玲瓏齋南窓。時窓前

桃李。棣棠。爛熳。奇芬襲人。如復與七士相對也。

坂谷朗廬曰。忽合忽離。作法奇變。而能盡其情狀。

蓋相知者之傳。最用心於結構。文自有花園奇芬

之觀。

鷲津毅堂曰。善諷子與七士同鄉同志。而記其事。

宜乎詳悉不漏。嗚乎七士。亦可以瞑目。

元田南豐曰。事係兩端者。不兩全。理論上固然。其實純忠正義。率罹禍難。而首鼠兩端之徒。却得其志。悲夫。

田村翠巖曰。子聞慷慨激烈之氣。常見乎其文詩。若使之在村松。亦同七士。罹禍難也。必矣。游學以免。可謂天幸也哉。

又曰
對

又曰簡潔
不說破妙

堪書事則辭而不作。故每作有自然之文。作詩好用白。日。白。雨。白。水。白。石。白。雲。白。雪。白。玉。白。屋。白。衣。白。眼。等字。美為人素朴。少文。與之交。淡乎若白水。狀貌。白。皙。麗。眉。沈。默。如。泥。塑。而。氣。力。尤。強。余。問。其。姓。名。者。數。白。賁。子。言。他。竟。不。答。蓋。隱。君。子。也。

善諷子曰。歐陽永叔自號無仙子。以警世之學仙者。蓋白賁子其亦有所警歟。
小野湖山曰。一味白描神活現。画中誰及李將軍。此索子才論詩句也。余欲借來評此篇。
元田南豐曰。一篇之文。以白字織成。斐然爛然。可

換以千金。

坂谷朗廬曰。無數白字。翻弄文彩。却爛然。余特問白賁子。洋館洋器。則如何。

鷲津毅堂曰。白賁子性尚白。豈殷湯之苗裔歟。嗚乎。天下僭紫偽紅者。何限。白賁子有慨於此。獨尚

白。以諷之。亦所以有○○○之稱。

岡田后得曰。宋人茉莉詩云。露華洗出通身白。沈水薰成換骨香。宛然是白賁子風丰。

松岡萬傳

松岡萬者。幕府麾下士也。幼而喪父母。家甚貧。為祖母所鞠。年甫弱冠。容貌魁偉。常佩白櫛。朱鞘大刀。精乎劍法。其忠孝出乎天性。而操履甚奇。祖母病。則自侍湯藥。一切謝客。而不見。祖母出。則尾之。如小兒無私財。家產悉付。祖母常行懷錢數緡。曰。今日遠行。雖飢無患。祖母賜孫錢若干。歲癸亥。大城火。萬謂其有兵變也。即提偃月刀。走而赴之。至則煙焰蔽天。既已灰矣。萬見而號泣。人有笑之者。萬怒曰。汝亦非幕府之士耶。何不悲而反笑。我即舉偃月刀笑者。走而避。

朗廬曰。達
潘士亦如
此人不少
況旗下手

南豈曰。忠
誠可想

朗廬曰。人
笑其痴。吾
愛其直。其
人恨不出

乎德川氏初

又曰謝得
妙巖齋更
高一層

南豐曰慕
士而主尊
王穰夷可

之萬追斬之。中其筮。筮斷而墜。見之。髡金也。髡金者。權貴之筮。萬唾其斷。筮罵曰。嗤鼠輩。盜祿耳。震士桃巖齋者。嘗於稠人中憤世曰。吁。天下無人。萬在傍。瞋目叱曰。汝何吐妄言。萬在于此。迺摔其項仆之。巖齋謝曰。君在焉。某過矣。謂當路無人耳。幸見恕。乃釋巖齋。亦慷慨士。歲甲子。與于筑波之義舉。戰敗。下獄死。已未冬。幕府罪賴子春等。震士議國事。震斬。瘞骸于骨原。後有旨。改葬。萬聞之。詣瘞處。乞其骨一片以歸。遂為建分骨墓碑。其慕義蓋如此。萬持論主尊王。穰夷常憤幕府。姦吏不奉。詔嘗路見一權貴之僕。牽

謂沙中金也

陰廬曰慕
所士直者
猶然海內
人心可知

又曰賴子
春嘗與石
聞况洋犬
乎

又曰筆鋒
如巨砲

洋犬不勝憤。乃謂僕曰。佳犬佳犬。請汝與之。我僕曰。此吾主人所酷愛。且此非常犬也。吾主人拋數十金。而獲於洋夷者。烏得以與。萬曰。然乎。輒走。迫犬。僕瞥見電光。則犬已殊。其頭尾血淋漓。僕恐怖而走。萬徐拭大刀而去。萬雖武人乎。亦酷好文事。常咏國詩。以見其志焉。平生行道。亦必携書冊云。善諷子曰文。云文。云鉛槧。云哉。武云武。云劍盾。云哉。宇宙古今。但有忠孝大節焉耳。苟無忠孝大節。則文如相。如馬。遷勇。如樊噲。張飛。亦不足挂齒牙也。已余聞松岡氏子之事。想見其忠孝風。雖未詳。共為人。

近世韓人傳
二編
卷

其事已足激濁世士氣。因慶應二年丙寅春撰此傳。既而久保田藩士桂禮助者手寫此傳以示萬。萬見而驚喜曰。緊余之不肖。何幸而生前遇此知己。乃訪予於翹坊青天白日樓。會余他行。萬嘆惜曰。始訪神交之人。而不遇。遺憾也。遂宿而俟予歸。其真率如此。維新以來。不相見者已過十年矣。不知今為何狀也。坂谷朗廬曰。其人奇處在不用巧。而文則巧而奇。元田南豐曰。義烈之夫。不免麤暴之行。靜修之士。故多迂遠之說。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可也。田村翠巖曰。為生人立傳。最難矣。以其人往往淪

志變節。作者或招世之嗤笑也。子闇故曰。不知今為何狀也。是其狡獪於文處。然如萬其人。天性樸直。吾保證其決不渝志變節也。噫。又曰。萬弟某亦慷慨士。嘗憤傳通院某和尚姦謀。乘暗夜斬殺之。已亦負重傷死。其持論忠孝。亦似乃兄。吁。兄弟俱足振起衰世士氣矣。

松島剛藏傳

松島剛藏名久誠字有文號韓峯初稱瑞益山口藩士也其先利碩出自奧州松島以醫仕剛藏弱冠東游江戶徙坪井信道受西洋學居四年歸國居母喪服除為世子侍醫扈從如江戶住藩邸為人豪爽不羈不拘々乎繩墨一日與同僚俱飲于市樓酣醉罵詈同僚同僚大怒剛藏由是免職當是時君側便嬖多修飾邊幅剛藏醜之恒抱不平適因醉洩其不平氣耳於是剛藏慨然立志至長崎就洋人某學航海術勵精三年歸國獻言以請創開洋學局適周布某

明廬曰激怒一轉向正路真豪傑

政之助前田某孫右衛門等居要路贊成其議遂開洋學局

剛藏感激講業以聚生徒後藩士以航海名者多出其門云壬戌癸亥間尊攘之議大起天下有志之士

麇集于京攝間物情騷然剛藏與中村某訖穴戶某九郎等戮力奔走誓欲伸尊攘大義當是時朝廷

下期五月十日拒絕外國之教於是剛藏督庚申癸亥諸艦急赴馬關會五月十日夜米利堅船一隻過

馬關即砲擊之虜大怒更來襲砲射康申壬戌二艦破之剛藏亦被創既而講和後論功行賞剛藏功第

一初藩主摹仿洋製造小艦航近海講運轉技命曰

明廬曰中村九郎嘗一訪余今見其名則快然揮淚

又曰困難不屈然後有發明者然罵夷者多挫於故不能達一步耳

朗廬曰其
耐忍不屈
可知

元田南豐
曰自古正
邪不並立
勢必至此
可不謂國
家之殃也
哉
朗廬曰嗚
呼

遠州洋險惡。天下所憚。然業已講航海術。豈可畏避
之。乃令剛藏航江戶。剛藏奮然奉命。開帆將達遠州。
洋風濤大起。艦殆覆沒。喪水手一人。總得入下田港。
於是剛藏益憂邦人短乎航海。激勵生徒。講究其術。
當此之時。幕府將大舉以伐防長。剛藏與同志俱畫
應之。之策既而內訌。奸黨欲誅正議之士。以謝幕府。
正議之士一網打盡。剛藏亦被斬。時年四十。實元治
紀元甲子歲也。
善諷子曰。人情蹉跌。則沮矣。而剛藏每蹉跌。即勵。可
謂鍊鑄其心腸。嗚呼。剛藏真剛也哉。

坂谷朗廬曰。識見卓絕。而氣力勇健。觸事益長。好
男子。好男子。使之生存。與大村大輔。恐難弟難兄。
元田南豐曰。剛者易折。終不如柔佞之得富貴也。
噫。

八尾正明傳

八尾正明者。鳥取藩支封松平清直守淡路家臣也。字子貞。幼字為之助。長更稱助左衛門。後又稱德右衛門。食祿百五十石。事主勤飭。累遷為用人。清直嘗愛內懈事。不視朝者數月。正明深憂之。私謂方今洋夷猖獗。海內洶々。變將不測。我公宜補佐藩矣。以盡力國事。非逸遊娛樂之時也。數犯顏諫。諍弗聽。正明退。嘆曰。我居重職。使公至此。無狀。職何面目以立人間乎。不若一死以諫公。若少有所覺悟。則吾願畢矣。乃草諫疏一篇。伏刃以死。實安政乙卯秋八月廿九

朗廬曰。當時歐學者。讀之必笑。其卑屈抑君主時世。不愛君者。當共知時。亦斷不愛國。故笑之。者必國賊也。

朗廬曰。才不及亦。織田公。

又曰得仁

南豐曰。舉私名而行君惡之言。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日也。時年四十九。清直見疏。大愕且悟。乃登城謁藩侯。又拜東照廟。詣奧谷先塋。以謝罪。深稱其忠烈。增秩恤家。云正朋身長七尺。容貌魁偉。性沈毅。初從清直在江戶。密語人曰。我諫諍術已盡矣。今唯有一下策耳。然在茲地。則不可行。人問其故。答曰。我欲以死諫耳。然茲地諸侯伯之所會。我今諫死。則舉私名而布君惡於諸侯。伯是吾所大恐。故隱忍以竢時也。至此果如其言。臨死。舉止從容。遺書其母曰。兒今死矣。侍養不終。深負慈恩。然去年本牧之役。變起死事。則已矣。伏冀以是慰愁緒。幸勿罪不孝。母伊吹氏亦賢。

朗廬曰不
足惜三字
不忍讀

聞清直之悔悟詣先塋也。率家人拜路上泣曰：我公能如此，吾兒之死不足惜也。正朋少時，其家偶誤失火，火勢炎々，乃走至鄰家謝過，為搬運其家什器。不顧已家，娶佐分利氏生子敏。父死時甫四歲，號泣吮其頸血，人異之。曰：八尾氏有子，必克成父志。既長，貞亮沈鷲酷肖父，讀書奮勵，過絕等輩，擢為近侍，辭職游學浪華。既還，又將游學，罹疫疾，歿于家。時人惜之。善諷子曰：比于諫以死矣，而殷紂不以悟，是以後人以諫死為下策。今如正朋，諫死以悟其主，嗚呼！孰謂今人不及古人遠矣乎？又孰謂諫死下策屬無益矣。

又曰何得
不罵天

乎。

元田南豐曰：自殺以諫其主者，獨我邦有之。海外所絕無也。蓋其事雖近，俠非中行，要為地球上奇觀。照映乎史策，千歲有生氣，豈非我歷朝忠厚之教所使然哉？
坂谷朗廬曰：諫死是苦節之極，比殉難其苦心果何如，是不可與輕薄者語也。

富永伴意傳

朗廬曰醫亦如將要在智仁勇令醫皆仁而已故不仁

又曰雖小事大義昭々誰不能代

富永伴意者元祿間老醫勇壯而有識其業大行細川侯某正采女給米若干是以屢到其邸嘗會其藩士宅一醫生尋來會邸內人走來請醫生醫生曰予今纔省他病家宜先請他醫伴意聞之怒曰唉子何不忠也諸侯之祿醫欲療邸內病者也今子食高祿而不趨同藩士急病我欲鳴子罪攻之聲色俱厲醫生恐怖而行嘗上市間浴堂有防火夫同浴視伴意短小輕之曰坊主鶴曰難變子者為我洗垢伴意曰諾哉乃以手巾洗其背窺隙忽而手緊握其畢丸而不放防

又曰醫而勇死活在一掌何假此手探海內倨傲官員之畢丸

又曰宜急大書特書揭之通衢

火夫仰仆叫苦顏色如土冷汗淋漓殆乎死傍人為謝其失敬乃使之作謝狀絕聽之當幕府改鑄金銀貨慨然謂松崎堯臣者曰子年少矣當永觀世態自今而後世態人情當日趨輕薄至子年五六十之時則海內大困何則金銀貨幣者諸貨寶之本也而先失其本躰人亦必失質實而趨詐偽廉耻日消輕薄爭利此亦自然之勢也後果如其言堯臣大服馬筆諸其著書云

善諷子曰堯臣之著書在享保九年距今殆百餘年矣而今世態人情有不忍言者使伴意觀之其感慨

翠崑曰邵
堯夫後生

果何如哉。抑吾又竊有憂焉。自今而後四十四年。海內必有大變。是人事天數則然。噫。

坂谷朗廬曰。四十更加四。必確乎有定見。余不解邵子之數。故不能論。又不能服。獨變則不可不慮。而余不可得其壽。願史官之錄而徵之其期。元田南豐曰。道家術數之說。余所不解。然以人事推之。天下之變。必發於數十年後。有意濟世者。宜熟讀舊史英法。以求轉禍為福之道耳。

三好監物傳

朗廬曰已
非凡

監物者仙臺藩士。名清房。字顯氏。號閑齋。源姓。三好氏。監物其通稱也。其先不仕。至監物仕為小姓。組勤勞。有年擢為參政。既而致仕。慶應乙卯。德川氏奉還政權於朝廷。於是朝議召陸奧守伊達慶邦。參預大政。慶邦以監物有才畧。復起為參政。明年正月。伏見兵起。監物乃代慶邦乘汽船。率銃兵一大隊。入護禁闕。當是時。朝廷既救慶邦。討會津。以九條醍醐澤三公。任與羽鎮撫使。航海而東。因令以監物所率兵護三公。監物乃留兵。兼程輿歸報。朝命於藩。先

朗盧曰青
天白日可
歎雲忽遮
之

是。老。臣。坂。英。力。奉。德。川。氏。之。旨。自。江。戶。歸。宣。言。曰。薩
長。二。藩。利。今。上。幼。冲。逼。德。川。氏。奪。其。政。權。其。姦。謀
不。可。測。藩。士。翕。然。信。之。牢。不。可。破。討。會。之。議。紛。々。不
決。監。物。至。乃。以。大。義。辨。駁。遂。出。討。會。之。師。奉。迎。鎮。撫
諸。公。責。隣。藩。以。討。賊。大。義。而。姦。黨。坂。英。力。等。潛。通。會
庄。二。藩。煽。士。民。放。妖。言。曰。監。物。假。朝。權。嚇。藩。主。誤
國。事。慶。邦。惑。之。當。是。時。監。物。言。不。被。聽。謀。不。見。用。國
論。益。紊。遂。至。暗。殺。總。督。府。參。謀。世。良。某。修。藏。監。物。乃
計。事。不。可。救。自。避。逆。熈。潛。居。其。采。邑。磐。井。郡。東。山。黃
海。村。於。是。英。力。等。無。復。所。顧。忌。要。二。州。諸。藩。與。會。庄

又曰從容
憂重

二。藩。連。盟。以。抗。拒。于。官。軍。官。軍。自。白。川。磐。城。兩。道。進
連。破。賊。軍。賊。軍。連。降。伏。歸。順。英。力。等。恐。監。物。再。起。百
方。讒。構。遂。陷。冤。罪。八。月。途。伏。兵。遣。捕。手。召。之。監。物。辭
曰。七。月。以。來。憂。憤。國。事。罹。疾。卧。床。不。能。上。道。又。自。料
以。為。受。辱。乎。囚。固。不。如。斷。然。引。決。乃。作。上。醜。醐。公。侍
者。乞。母。命。書。及。寄。藩。士。同。盟。書。呼。三。子。酉。助。俊。治。欣
吾。進。之。膝。下。曰。我。有。垂。八。十。老。母。吾。今。被。逮。捕。偷。生
一。時。徒。為。老。母。憂。苦。耳。終。不。脫。毒。手。乃。將。死。而。全。大
義。汝。輩。其。勉。吾。意。及。覆。遺。訓。作。終。焉。之。計。適。捕。手。又
至。促。曰。縱。令。途。中。而。斃。速。來。監。察。之。命。也。監。物。聞。之。

朗廬曰賢母

又曰悲壯淋漓讀之不揮淚者必輕薄子也

又曰以天祥之心作

放翁之辭

又曰一讀眦欲裂

又曰贊表其智更出色

舉止自若。謂老母曰。兒死作忠義鬼。將翦滅國賊。使吾君復仰青天白日矣。今先慈母而死。幸恕不孝之罪。母毫無憂色。莞爾肯之。監物大喜。又呼三子曰。我縱令就死。魂魄不滅。汝輩記之。我死後。不過三十日。國論當復。及正。及正。則慎當守遺訓。盡力於國家。乃沐浴。正服。掛壁。以岳飛文天祥謝枋得畫像焚香。再拜。召家臣小寺某。正兵。囑家事。分與遺物。又囑曰。若捕手至。收家族。則皆可自殺。勿為賊手所蟻也。乃呼酒。訣飲。作書畫咏和歌。入夜。退家人。端坐。自歛。氣未絕。忽慎目。回顧。朗吟絕命詞數首。乃瞑。時其長男清

篤在仙臺。遺歌曰。國乃為盡。須我身。乃真心。遠繼天。告古世。雁乃玉章。于時八月十五日也。姦黨尚疑其不死。輿尸至城。檢視云。監物為人豪邁。果毅。幼而孤。為母所教育。博涉書史。通達古今。愧落人後。議論不苟。讓死時年五十四。後英朝廷賞其勤王。大義賜褒辭。及祭資金二百兩。善諷子曰。聞監物死。後國論一變。正議者遂就職。實在九月十日。即距其八月十五日死。僅三十日耳。監物之言。神於著龜。於戲。偉矣哉。

元田南豐曰。仙臺亦有若監物者。誰謂與人頹迷。

立世傳人傳

清生氏本

不識大義乎。鷲津毅堂曰。既有岡千仞撰碑文。今又有善諷子立之傳。監物忠操義節。幸不泯滅。坂谷朗廬曰。當時仙臺藩唱名義者紛々矣。而監物為其首。宜哉其忠烈悲壯。照映千古。然而使之引決。以招一藩大辱。英力何者。萬斷之。猶覺不足甘心。

依田佐助傳

依田佐助者幕府士也。班御先手組與力。少好學。長能捕盜賊。遷捕盜官。嘗語人曰。吾行道於衆中。一見知其為盜賊者。又曰。凡捕盜。唯當捕其巨魁。而餘勿問也。嘗有戶塚驛邊盜賊六十餘人。暴行之報。幕吏向井某命佐助逮捕之。曰。當從捕手十人以行。佐助曰。捕數十盜賊。十人猶少。然以君威制之。則雖我一人猶可。乃從六人。捕縛盜賊十二人而歸。向井某大賞。而予貨物。佐助辭不受。曰。有盜賊六十餘人。而臣故不悉縛也。且假君威縛賊。則臣一人行。命土人事。

南史曰不科殊府小

行世傳人傳

清生氏本

久而作此
長者之言
蓋青砥蕪
網之流亞
也

翠崑曰學
校建立不
得其宜則
反為蠹財
病民之具
中井後軒
常論之至
矣柄國者
宜猛省焉
噫

可辨也。何可褒賜之有抑方。今賦稅督促民不堪困。窮故多歸盜耳。苟薄賦稅而緩督促家給人足則盜賊自不起也。向井某聽以為然。聞諸參政本多某。豫伊守遂縱囚薄稅云。

善諷子曰善哉佐助之言也。可謂知本矣。自古學校年。建而風俗年澆。緝捕日嚴而盜賊日衆者。無他不用意於其本也。夫明治九年冬十二月。撰于青天白日樓中。

坂谷朗廬曰。此篇蓋有感而作。為民政官者。宜當坐右銘也。

又曰。捕官而其見出民政官之上。所以為名捕。

小野湖山曰。贊中數語。切中時弊。嗚呼。佐助逝矣。

今日不得使如善諷其人者。居極諫直言之地。真可歎惜。

元田南豐曰。辨本末。知先後。則近道矣。然此義特可與端人君子言。非汲汲於功利者所能及也。

又曰。先王仁儉。薄賦歛以養民。國祚之所以長久。仲尼亦云。富而教之。若以祖宗不足法。聖人不足信。則我其如之何哉。

田村翠崑曰。孤忠幽憤。撫今追古。慷慨淋漓。真是

潛夫論之遺響。

岡田后得曰。長官之納胥吏言。自是羨事難得。舊政府尚有人也。世之忌才。救賢者。讀是傳。能無赧然乎。噫。

鱸松塘曰。余門生安井泉播州道中詩云。層樓金碧。鄉鬻羨。或恐窮民膏血塗。我愛鷄埒豚柵外。紙窓竹屋聽咿唔。正與善諷翠崑二子同一感慨。觀風者。其可以忽哉。噫。明治十一年二月識。

010190530243

48-13342

